

編號：150

病梅館記

龔自珍

江甯之龍蟠¹，蘇州之鄧尉²，杭州之西谿³，皆產梅。或曰：梅以曲為美，直則無姿。以欹⁴為美，正則無景。梅以疏為美，密則無態。固也。此文人畫士，心知其意⁵，未可明詔大號⁶，以繩⁷天下之梅也；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，斫⁸直、刪密、鋤正，以殄⁹梅、病梅為業以求錢也。梅之欹、之疏、之曲，又非蠢蠢¹⁰求錢之民，能以其智力為¹¹也。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¹²，明告鬻¹³梅者：斫其正，養其旁條；刪其密，夭其穉枝¹⁴，鋤其直，遏¹⁵其生氣，以求重價，而江、浙之梅皆病。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！

予購三百瓮¹⁶，皆病者，無一完¹⁷者，既泣之三日，乃誓療之、縱之、順之，毀其瓮，悉埋於地，解其縲縛¹⁸，以五年為期，必復之全之。予本非文人畫士，甘受詬厲¹⁹，闢病梅之館以貯之。烏乎！安²⁰得使予多暇日，又多閒田，以廣貯江甯、杭州、蘇州之病梅，窮²¹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？

一、作者簡介

甲、作者生平

龔自珍（公元 1792 – 1841）。初名自暹，字愛吾；後更名易簡，字伯定；復名鞏祚，字璉人（亦作率人），號定盦；晚年更號羽琇山民。浙江仁和人（今浙江省杭州市）人。龔氏為杭州望族，世代書香。祖父龔敬，身官至雲南迤南兵備道；本生祖父龔禔身，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；父龔麗正，官至蘇松太兵備道，署江蘇按察使，著有《兩漢書質疑》、《楚辭名物考》；叔父龔守正，官至禮部尚書；外公段玉裁，更為文字音韻訓詁學專家。龔定盦坎壈半世，論其一生，可分四期。

第一期，二十歲以前，讀書鄉里。定盦天資聰慧，幼承家學，從母親習詩

文，師法吳偉業詩，方舟、宋大樽文。八歲始習經史、小學。家傳乾嘉考據之學，十二歲，從外祖段玉裁學《說文》。專事蒐輯科名掌故；以經說字，以字說經；考古今官制；為目錄、金石等學。文章亦進。十三歲，作《知覺辨》，「是文集之托始」。十五歲，詩集編年。十八歲，與詩人王曇定交。王曇長三十二歲，議論新奇，時人目為「狂人」。十九歲，倚聲填詞。二十一歲，編訂《懷人館詞》三卷、《紅禪詞》二卷。段玉裁為之序，謂其「所業詩文甚夥，間有治經史之作，風發雲逝，有不可一世之概。尤喜為長短句，造意造言，幾如韓、李之於文章」，認為「自珍以弱冠能之，則其才之絕異，與其性情之沈逸，居可知矣。」（《懷人館詞序》）是文章風流之少年時代。

第二期，二十至三十七歲，屢試不第。從科場失意，嘗世態炎涼；察政治腐敗，思制度改革。遂習《公羊學》，以經言政。有《明良論》、《乙丙之際箸議》、《尊隱》、《平均篇》等政論文章。嘉慶二十二年（公元 1817），嘗以文集《佇泣亭文》及詩集一冊，請教「吳中尊宿」王芑孫。王氏以為「詩中傷時之語、罵坐之言，涉目皆是。甚至上關朝廷，下及冠蓋，口不擇言，動與世忤。」（《定盦年譜外紀》）

第三期，三十八至四十七歲，冷署閑曹。道光九年（公元 1829），三十八歲，始得三甲第十九名進士。又因楷法不中程，復受抑置，不入翰林。道光十五年（公元 1835），遷宗人府主事，改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。兩年後，又補主客司主事。二十年間，雖沉困下僚；惟盡交當朝學者，吳中名士。學問文章，大有進益，遂開一代新風。

第四期，四十八至五十歲，遊歷講學。定盦以才高氣豪，力主改革，針砭弊政，致動觸時忌。道光十九年（公元 1839）己亥，四十八歲，適叔父守正任禮部堂上官，例當引避，遂乞歸養。四月二十三日，獨載文集百卷，傲然出都。冠蓋京華，送行者，祇吳虹生一人耳。南歸途中，成《己亥雜詩》三百十五首。回杭以後，卜居蘇州羽琤山館。任江蘇丹陽雲陽書院、杭州紫陽書院主講。兩年後，道光二十一年（公元 1841），八月十二日，暴卒於丹陽書院任上，終年五十歲。有《定盦文集》傳世。

乙、文章救國

定盦文章，對於清季，影響甚大。柳亞子稱之為「三百年來第一流」。李伯元《南亭四話》曰：「仁和龔定盦，為我（清）朝文章大家，學術淵懿，設想尤超曠綿遠，絕不作粘皮帶骨語，飲冰梁氏（梁啟超）翕然推服，謂亭林（顧炎武）、梨洲（黃宗羲）後，一人而已。」徐世昌《晚晴移詩匯》曰：「龔（定盦）、魏（源）齊名，能開風氣。光緒甲午以後，其（定盦）詩盛行，家置一編，競事摹擬。」後世詩人受定盦影響者甚眾，除黃遵憲、梁啟超、樊增祥、易實甫外，南社諸人如蘇曼殊、柳亞子、陳去病、高旭輩，皆傾慕定盦之奇才大句，以集龔相尚，以至有能背誦龔集者。定盦詩作，其哀在

心，其艷在骨，而筆有奇趣，其感動人心者，是「不世之奇才與不世之奇情」。百年以來，無論詩界之革命，思想之解放，政治之革新，莫不師事定盦，此定盦詩之影響。

程秉釗《乾嘉三憶詩》，言定盦文章曰：「盱衡六合逞詞鋒。」鈕玉樹亦云：「浙西挺奇人，獨立絕俯仰。萬卷羅心胸，下筆空依仗。」定盦於桐城古文之外，別樹一幟。雖然道咸之世未顯，「但開風氣不為師」；至於清季，影響甚鉅，開思想之解放。張維屏《國朝詩人徵略》曰：「近數十年來，士大夫誦史鑒，考掌故，慷慨論天下事，其風氣實定公（龔定盦）開之。」張之洞亦云：「二十年來，都下經學講《公羊》，文章講龔定盦。」定盦即是以《公羊》論政，以政治入文。定盦經學文章，不作餽釘訓詁，燒盡蟲魚之學；從《公羊》大義，以說經論政，討論時局，以求撥亂反正。定盦散文，有兩大類：

一為政論。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曰：「龔、魏（源）之時，清政既漸陵夷衰微矣。舉國方酣太平，而彼輩若不勝其憂危，恆相與指天畫地，規天下大計。」定盦嫻熟掌故，以朝章國體，世情民隱為質幹，對天下之事，縱橫議論。其為文章，以經術作政論，蓋嘗從劉逢祿、宋鳳翔習《公羊學》。所留意者，非餽釘詁訓之事；往往引《公羊》義理，譏切時政，詆排專制。就政事而言，倡限制君權；就用人而言，主打破資歷；就經濟而言，要平均田土；就學術言，務經世致用。集中《乙丙之際箸議》二十五篇（現存十一篇），《王癸之際胎觀》九篇，《古史鉤沉論》四篇，《明良論》四篇，《平均篇》，是其表表者。

其次寓言。通篇設喻，上接《莊子》、《韓非子》，近師柳宗元。若其《尊隱》一文，借時日之變，喻衰世之將傾，吾與爾偕亡之意。對於此文，定盦頗為自豪。《己亥雜詩》曰：「少年《尊隱》有高文，猿鶴真堪張一軍。」餘外《捐蟻》、《捕熊羆鳴鴉豺狼》、《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虻》三篇，以物喻人。蟻者，善忌之人也；熊羆鳴鴉豺狼者，善復讎恩仁柔之人也；狗蠅螞蟻蚤蟹蚊虻者，無性而朋嚙之人也。道盡世間小人，得諸子遺意。《病梅館記》，則借梅喻人，諷科舉之扼殺人才。意象豐富，想落新奇，其寓言之體，皆言之有物。

王芑孫嘗評其文曰：「見地卓越，筆復超邁，信未易才也。」（《復龔自珍書》）所謂見地卓越者，是言之有物。如《明良論》四篇，針砭時弊。段玉裁評之曰：「四論皆古方也，而中今病，豈必另製一新方哉？髦矣，猶見此才而死，吾不恨矣。」《東南罷番舶議》，識邁當時。定盦亦以此自豪，曰：「五十年中言定驗，蒼茫六合此微言」。又如《西域置行省議》一文，當時不為人知。至光緒朝，李鴻章《黑龍江述略序》論及此事，曰：「古今雄偉非常之端，往往創於書生憂患之所得，龔氏自珍議西域置行省於道光朝，而卒大設施於今日。」足見定盦目光之高遠，見地之卓越。

所謂筆復超邁者，乃辭采華茂，善用譬喻也。觀乎《乙丙之際箸議第

九》，言「衰世」之情景，反覆設喻，曰：「履霜之厲，寒於堅冰；未雨之鳥，戚於飄搖；痺癆之疾，殆於癰疽；將萎之花，慘於槁木。」吳曾祺《涵芬樓文談》謂連譬設喻，「其最妙者，一篇之中，作喻意者凡十餘則。文體如連山疊嶂，使人賞玩不盡。」故世皆以其文字璀璨，吐屬瑰麗，賞玩不絕。

曾樸《譯龔自珍〈病梅館記〉題解》，謂龔定盦是「清朝道光朝的大文豪，是今日新文藝的開路先鋒」，其文「孜孜創新，一空依傍，把向來的格調，都解放了。龔氏是全力改革文學，思想亦奇警可喜，實是新文學的先驅者。」

二、背景資料

吳昌綬《定盦先生年譜》繫本文於道光十九年（公元 1839）己亥，龔氏四十八歲。本年四月出都，七月至杭。八月至蘇州昆山，整修羽琇山館。九月北上回京，接攜家眷。十二月回蘇州，居羽琇山館。

羽琇山館，又稱海西別墅。《己亥雜詩》曰：「海西別墅吾息壤，羽琇三重拾級上。明年俯看千樹梅，飄搖亦是天際想。」詩中海西別墅，即是羽琇山館。詩成於道光十九年（公元 1839）後。詩中所云「千樹梅」，當是定盦手植。此事有記。

《己亥雜詩》曰：「君家先塋鄧尉側，佳木生之雜紺碧。不看人間頃刻花，他年管領風雲色。」自注云：「從西鄰徐屏山乞樹栽，屏山允至鄧尉求之。」

原來定盦欲種梅於羽琇山館，請西鄰徐坳代覓。徐坳，蘇州鄧尉人也。鄧尉山盛產梅花。樹栽者，樹苗也。即文中所謂「購三百瓮」者。至於所得樹栽，皆因時俗所好，盡作敬曲疏枝之狀。定盦曩以率性抗直、直言觸忤，屢犯時忌；見梅病之敬曲，己志之難伸，民智之不張；遂舒心中不平塊壘，借梅喻人。

定盦憂國傷時之心，哀人才凋零之意，忤時抗直，屢見於詩文。《夜坐》二首云：

春夜傷心坐畫屏，不如放眼入青冥。一山突起丘陵妒，萬籟無言帝座靈。塞上似騰奇女氣，江東久殞少微星。從來不蓄湘纍問，喚出嫦娥詩與聽。

沉沉心事北南東，一睨人材海內空。壯歲始參周史席，髫年惜墮晉賢風。功高拜將成仙外，才盡迴腸盪氣中。萬一禪關差然破，美人如玉劍如虹。

「一山突起丘陵妒」，言國家每見標特，即被朝中嫉妒，打擊無孔不入。

此屈子「眾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謠諑謂余以善淫」之意也。「萬籟無言帝座靈」，就是朝野碌碌，一人在上，萬馬齊喑。以致「人材海內空」，怎不「迴腸盪氣」？

至於文章，《乙丙之際箸議第九》，直指當時「左無才相，右無才史，闔無才將，庠序無才士，隴無才民，廛無才工，衢無才商」；而偶有才者出，則「百不才督之縛之，以至於戮之。」其勢必至於亂矣。推其原因，在於一人獨斷，而士大夫無恥。曰：「未嘗不仇天下之士，去人之廉，以快號令；去人之恥，以高高其身。一人為剛，萬夫為柔。積百年之力，以蕩震摧鋤天下之廉恥。既殄，既獮，既夷，顧乃席虎視之餘蔭，一旦責有氣於臣，不亦暮乎！」（《古史鉤沉論一》）故其「醫國之方」，在「伸張士氣」，「破格用人」，士大夫有恥且格。

定盦窘於場屋，感科舉之扼殺靈性，人才之抑屈難舒。出都之後，所見景物，莫不憂國傷時，發而為詩。《己亥雜詩》之所由作也。

當其「過鎮江，見賽玉皇及風神，雷神者，禱祠萬數，道士乞撰青詞」。即借題發揮，哀人才之凋零，勸天公之降才。曰：「九州生氣恃風雷，萬馬齊喑究可哀。我勸天公重抖擻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」

及「見道旁風景」，盡是水蒲新柳，如何承擔梁棟？想到三年科舉之選，祇是「科以人重科益重，人以科傳人可知」。祇以功名利祿，牢籠士子，如何可得棟樑才？即有栽培大木之想，曰：「誰肯栽培木一章，黃泥亭子白茅堂。新蒲新柳三年大，便與兒孫作屋梁。」

定盦眼中，草木梅花，皆是寄託。病梅，非梅病也；療梅，實救國也。所謂「病梅館」，羽琤山館是也。講學丹陽，就是療梅之法；解放縛束，改變人心，移風易俗之事也。原作《療梅說》，入集作《病梅館記》，名字更飛揚聳動。

三、注釋

1. 江甯之龍蟠：即今南京市龍蟠里。在南京市西清涼山下，當時山多梅林。
2. 蘇州之鄧尉：即今江蘇省蘇州市西南。漢時，鄧尉隱居於此，因名。《蘇州府志》曰：「鄧尉山，在府西南七十里，亦曰光福山。山之西北，曰龜山，上有光福寺。」鄧尉山多梅，每當花開，一望如雪，號「香雪海」。
3. 杭州之西谿：即今浙江省杭州市靈隱寺西北。當時亦以盛放梅花著稱。
4. 欹：傾斜不正貌。《荀子·宥坐》曰：「吾聞宥坐之器者，虛則欹，中則正，滿則覆。」
5. 「或曰」至「心知其意」：或曰：假設之詞。梅以下數句，乃概述畫梅之韻致。元，吳大素《松齋梅譜》曰：「枝欲瘦而不類桃，瓣須見偏

- 側。」又曰：「枝須分其偃仰，一偃一仰則成枝。偃欲疏老，仰欲清臞；曲如斗柄，勢若屈鐵，意欲古怪。偃仰相成，始成梅矣。」
6. 明詔大號：明詔：宣示也。《史記·蘇秦列傳》曰：「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，以承大王之明詔。」號：令也。
 7. 繩：本意為索。惟用繩可以度直。《漢書·律歷志》曰：「規圓生矩，矩方生繩，繩直生準。」故繩，引伸作「法則」之意。《史記·樂書》王肅《註》曰：「繩，法也。」
 8. 斫：本義為大鋤，引伸為斬之意。粵[酌]，[zoek3]；漢[zhuó]。
 9. 殀：斷殺也。粵[jiu2]；漢[yāo]。《禮記·王制》曰：「不殺胎，不殀夭。」《註》曰：「殀，斷殺也。」
 10. 蠢蠢：愚昧無知貌。《明史·趙世卿傳》：「陛下勿謂蠢蠢小民可駕馭自我，生殺自我，而不足介意也。」
 11. 為：作也。
 12. 孤癖之隱：孤癖：獨特偏好。隱：意也。
 13. 鬻：賣也。
 14. 穉枝：穉：通「稚」。穉枝：幼枝也。
 15. 遏：抑止也。粵[壓]，[aat3]；漢[è]。
 16. 瓮：古同「盆」。
 17. 完：完好之意。《莊子·天地篇》曰：「不以物挫志之謂完。」
 18. 椶縛：椶：粵[忠]，[zung1]；漢[zōng]。《說文》曰：「椶，檟也。」縛：繩也。椶縛：椶繩也。指網綁梅樹之椶繩。
 19. 詬厲：譏評、辱罵也。《莊子·人間世》曰：「彼亦直寄焉，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。」
 20. 安：疑詞，豈也、何也。
 21. 窮：動詞，盡也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本文為寓言。以梅喻人，借他人杯酒，盡澆心中不平塊壘。文章隱晦曲折，託物言志，寓意深刻。全文共分兩段。

第一段，述梅病之由。首以梅喻。梅為國色，士為國香。江浙產梅，亦為士藪。當時揚州一帶，為人才薈萃之地，有揚州學派、常州學派之稱譽。定盦亦杭人，桑梓情懷，推以喻天下才士。

接言梅之美醜。梅之美，不以自然為美，祇以人之喜好為美。人為之好，與天然悖。木之生也，隨山川濕燥，高下寒燠，變化不一。是以會稽古梅，樛曲鱗皴，苔痕斑駁，花葉豐腴。姑蘇紅梅，則繁密如杏，有「紫府與丹來換骨，春風吹酒上凝脂」之句，其姿富豔難蹤。官梅花實敷腴，香梅花繁穠美，蠟梅花密香穠，豈獨江梅之疏小香瘦哉！梅花之態，各有丰姿；士人才智，亦

各有偏；豈能一概而論。

可以明詔大誥，以繩天下者，一人而已。是以「霸天下之氏，稱祖之廟；其力強，其志武，其聰明上，其財多。未嘗不仇天下之士，去人之廉，以快號令；去人之恥，以嵩高其身。一人為剛，萬夫為柔，以大便其有力。」（《古史鉤沉論一》）獨裁專制，以維持其威權統治。天下之事，盡屈曲於其好惡之中。

若獨以一人之好，梅品祇能敬曲而疏，文章祇可以制藝，書體祇能夠臺閣。天下之士，有「稍稍感慨激昂，思自表見」者；即「限以資格」，打擊不遺餘力。故定盦雖精通目錄金石，文物典章，制度掌故，五經大義；文章璀璨，吐屬瑰麗，聲情沈烈，悱惻適上；亦因八股未精，書體不工，遂久阨於場屋，沈困下僚，此是不能適一人之所好而已。定盦《干祿新書·自序》云：「龔自珍中禮部試，殿上三試，三不及格，不入翰林，考軍機處不入直，考差未嘗乘輅車。」皆由於點畫波磔之病，不中楷法耳。一腔怨忿，噴薄而出。

此段並非說梅，述己志也。此梁任公譽為「筆鋒常帶感情」者。

第二段，說療梅之法。蓋江浙所存，皆「斫直，刪密，鋤正」之梅；在朝之列，皆是「縛草為形，實之腐肉，教之拜起，以充滿於朝市」（《與人箋五》），「盡奄然而無生氣」（《明良論三》）之官。何以使然？一人好惡而已。在上者，先以利祿為餌，作為籠絡。又以殺戮為懲，摧折士氣。如此，士大夫不懦則佞，懦則不敢直言，佞則絕無真話，豈能不淪衰世？焉能視人才如廝役？故曰：「此誠廝僕之所為，不可以概我士大夫」（《明良論一》）。

摧折士氣，約束羈縻，不但「朝見長跪，夕見長跪」；更有大興獄訟，大肆殺戮。《清代文字獄檔》，記康雍乾三朝，大興文字獄，猶以乾隆一朝為甚。定盦《詠史》，即有「避席畏聞文字獄，著書祇為稻粱謀」之慨。定盦疾惡如讎，目空一切。屈翁山恥事二姓，自雍正乾隆兩朝，毀屈翁山集，屈集已成禁書。定盦不但偷讀，更成詩以記，標舉屈氏人格文格。《夜讀番禺集》，其一云：「靈均出高陽，萬古兩苗裔。郁郁文詞宗，芳馨聞上帝。」直以屈翁山比之屈子，忠君愛國，萬古長存；與朝廷定讞，完全違逆。所謂觸動時忌，莫過於此。其二云：「奇士不可殺，殺之成天神。奇文不可讀，讀之傷天民。」清廷所殺者，非翁山其人；所殺者，翁山之文，讀翁山之人。定盦讀屈翁山文，示文人之不屈抗直，萬古同心。發揚士氣，無所不至，是其本性。

利祿籠絡，則士大夫莫不以「俳優狗馬行以求祿」（《古史鉤沉論四》）。如此，「官益久，則氣愈偷；望愈媮，則諂愈固；地益近，則媚益工。」由於「少壯之心力早耗於利祿之筌蹄」，於是「今政要之官，知車馬服飾，言辭捷給而已。堂陛之言，探喜怒以為節；蒙色笑，獲燕閑之賞，則揚揚然以喜。」（《明良論二》）朋比而為奸，「豺居而鴟視，蔓引而蠅孳。」（《乙丙之際箸議第三》）士大夫盡無恥矣。此是「斫其正，養其旁條；刪其

密，夭其稚枝；鋤其直，遏其生氣」之結果。皆由一人之專制，一姓之獨裁，千方百計，扭曲人性，阿其所好。

藥療之法，單方獨步，毀益解縛，「縱順」而已矣。還原本性，即為養士之方。定盦養士之方，屢見諸文，曰：「人才如其面，此人才之所以絕勝。主上優閒，海宇平康，山川清淑，家世久長，人心皆定。士大夫以暇日養子弟之性情，既養之于家，國人又養之于國，天胎地息以深以安。於是各因其性情之近，而人才成。……和者成參苓，華者成梅芝，戾者成棘刺，樸者成稻桑。……皆天地國家之所養也，日月之所煦也，山川之所咻也。」（《與人箋五》）正是生意盎然，人才丰美之注腳。在國而言，廢桎梏之科舉，僵化之制度。在己而言，則盡我本性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所謂「詞家從不覓知音」者。總而言之，天降人才，不拘一格是也。